考信錄

考信附錄目錄

考信附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家學淵源

人之登顯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其於學問也亦然漢王充鄭康成崛起者也漢司馬遷班固晉王隱唐姚思廉李延壽則皆蒙業者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業者英才固有之不必英才而但因有所憑藉而底於成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余幼而愚魯長而鈍拙於人事一無所長所幸　先君遂於學而勤於教雖寢食出入時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窺不然爲農爲圃且不若人況知經史爲何物哉　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亦敢不溯其所由來乎然　先君之學又皆自　段垣公來也故於考信錄成之日備載家學淵源於後

魏縣舊志　先段垣公傳

崔緝麟字子敬號振侯天資聰敏十五六歲即於經書無所不讀至二十一歲補弟子員文宗蔣公甚器之隨伯父方伯公遊宦兩河江浙湖粵間大小事務悉與參酌每嘆其識量之過人戊午中副魁庚午舉於鄉方伯公每欲爲援例可速顯達而不屑焉及方伯既捐館而以嫡姪任事二十餘年毫無染指真可謂孝廉者與癸巳任大城縣學教諭與諸生講學論文僅二年餘多所成就時子牙河分司黃公甚敬重之不時就談稱爲先生而且多所贈遺乙未解組歸大城之舉

轅泣留者絡繹不絕非公之盛德感人何以至是歸來十餘年杜門不出預外事手不釋卷魏之名士多出於其門其書法得鍾王之秘遠近求書者甚多今八旬有二矣作詩作文書行書楷毫無倦容平生德行文藝咸推第一　闔郡人士為之匾額曰善人君子云

先段垣公行狀

曾孫述敬撰

先曾祖段垣公諱緝麟字振侯初字子敬　先布政公之從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從　先布政遷於魏為魏人幼為

先布政所器携之官遊四方及長河防民瘼罔不與 公
謀議所在裘續事詳 先布政行略中 先布政舉子晚家
務無鉅細悉委之 公公任事二十年無尺布斗粟之私以
廉名於鄉康熙戊午中式順天副榜 先布政素才 公以
公長屢欲爲 公援例進用 公固辭不願也庚午中式
舉人數試禮部皆不第作銀鬣馬賦以見志築室一間讀書
其中名之曰備廬作備廬說文復載集中漳水之汜濫於廣
平也安溪李相國光地方撫畿內往視漳知 公練習河事

致書訪焉　公覆書數千言大指言宜開渠疏水以洩其勢
且藉以興水利不當專恃堤防相國深韙之以羣議不同而
止常於荒歲買田數頃明年熟悉召賣田者使自贖贖者且
過半鄉人德之將注選例當治縣辭請教職遂選爲大城儒
學教諭當是時督河副都御史黃公某分司子牙河駐節大
城聞　公名折節與訂交晨夕相過從時人兩賢之未二年
乞休歸諸生攀轅泣留者趾相屬既歸爲園於城南搆亭水
上題之曰逸老杜門不預外事以文史書奕自娛求書者踵

至年雖高作楷無倦容爲文必本於道雖應酬雜文率爾弄翰皆足以羽翼聖學與里中老人旬月一聚倣古耆英眞率故事自肉饅頭外約無得置他品常乘驢駕小車從一童出杖履蹁躚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里居十餘載卒年八十二里巷相傳以　公園爲段干木故居故自號曰段垣著有段垣詩集段垣文集書法輯說十餘卷藏於家吾宗爲魏望族自　先布政遷魏以來甲第相接僕馬煊闐里閭而　公獨以文學行誼風流儒雅照映一時前後令長皆敬禮　公後

學多出　公門縣人士共遺　公門額曰善人君子舊志稱

公德行文藝咸推第一蓋當時已有定論云

附　段垣公文一篇

備廬說

先段垣公文集未果刻而沒於水此篇乃述兄弟幼

時所抄讀者故得僅存附錄於此以志一斑

戊寅冬築室一間土爲壁蘆爲蓋僅容一几坐可三人客有

訪者俯首屈腰而入見其床無席寒無火一茶盞主客遞飲

笑曰過齋絛矣曷稍爲備乎予曰子謂我弗備耶而我之弗
備者豈止於廬中之用耶蔬不充衣不完出不能車役不能
僕此非不備者乎然而其小者也何以無媿於心何以無虧
於身何以答廊廟何以慰蒼生何以名聞當時而聲施後世
由此言之我之不備可勝道哉然吾有此室爲之置經而帝
王聖賢備在焉爲之置史而治亂興廢備在焉爲之置筆塁
而天地之大日月星辰之遠風雨之變山川之奇鬼神之異
物類之繁兵農水火禮樂之事忠佞賢奸之人歌舞嘯咏之

況無不可由我記載考核抒寫論斷焉不可謂之不備若夫彩梁畫棟碧瓦丹檐錦屏翠帳朱箔檀床金猊吐焰獸爐爇火一切陳設之器應用之物精緻希罕光怪陸離莫不壓陶朱而欺金谷則世俗之所謂備仍不肯以爲備而月求備於無已者也吾儕貧士何能備此亦何必備此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室也亦有皆備之我在烏可謂之不備子啟我乎吾得名吾之室曰備廬又爲之銘曰不備者吾之廬皆備者廬之吾吾有廬廬有吾乃可謂之備廬

附段垣詩訂後序○右詩二卷　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而述之所訂也初　公所著段垣詩稿段垣文稿各若干冊　先君篋而藏之將求文學士選而刻焉已買梨板數十方矣適遭家難達人復不時過事未及就而縣沒於漳水是時　先君方他出而述兄弟亦在外其稿遂失歸而尋之竟不可得後十有五年　先君捐館又逾年述於縣人李氏案上見書一冊面角破爛塗抹殆焉取視之則詩稿第一冊也乃出於水中幸未甚壞者喜極攜歸又數年

弟邁於仕塈集舅氏家復得四冊而首冊與前所得同則
緜未經水時他人所抄本也其文闕漏舛誤頗多乃假以
歸較而錄之不可知者則仍其故未畢而邁蒔卒逃復踵
而訖之其詩自庚午以前起至乙未歲歸自大城而止凡
三冊復自戊戌起至庚子止凡一冊中缺丙丁兩年及辛
丑以後七年之詩然則其閒嘗復有一冊其後尚嘗有一
兩冊而皆亡之矣乃并爲三卷題曰段垣詩存言乎所存
者之止於是也嗚乎　公之學術識議多見於文逃幼時

猶及見其一二而不能記憶詩特一時興之所寄而已

公固不以詩重也乃文盡沒於水而所存者惟詩詩又僅

存其半且多訣誤噫其可傷也已然魏自釋水以來先達

之遺書手蹟與夫故家所藏書册書卷鼎彝之屬蕩然略

盡矣而此數册之詩失而再得亡而猶存流離患難之際

一似有鬼神憐之而不忍盡沒之獨留此不食之碩果以

貽我後人者其亦不可謂非幸也顧其前後次第猶多錯

亂疑詩或繫補錄未及更定復於暇日詳加考證次其先

後并刪其不經意之作而重錄之共詩一百九十二首分爲二卷題曰段垣詩訂以遺後人而世守之又擇其尤者別錄爲一卷題曰段垣詩粹以待聞世嗚乎迹不克親侍

段垣公而訂此詩也如見　段垣公焉吾　先君不及訂之刻之而述之訂之也如吾　先君之自訂之焉吾

先君之心慰而弟邁之事亦終矣惜乎吾　先君之不及親見之也後之人倘亦猶是心也則此詩也者猶闕里之檜已枯而復生者其何忍不寶之惜之而愛護之也其然

與否是在後之人矣乾隆戊申五月望後曾孫述謹識

闇齋先生墓誌銘

保定蓮池書院院長舊史氏錢塘汪師韓撰

河朔之地有眞儒焉曰闇齋崔君諱元森字燦若余自病廢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見士以理學名者類依倚達官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困厄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義不勝利往往而然己卯庚辰間假館滏上耳君之名而在廣年未久癸未復北之保州歷

十年有孝廉素衣冠而過遷西則君之子逊也手行畧乞銘
而君之沒且踰期矣序而銘之表余膺之夙服也君先世大
寧衛小興州軍籍明永樂元年遷大寧都司於保定遂分置
新安其再遷魏縣則順治閒君之高祖贈通議大夫江蘇按
察使諱向化也曾祖諱維彥早卒祖諱絅麟康熙庚午舉人
大城縣學教諭生三子長諱瀚次諱濂次諱沂俱縣學生君
乃濂之長子出爲瀚後少好學於書博覽强記入夜猶擁衾
坐誦或無燈則映月然香而誦之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旋食

廩餼自丙午迄丙辰凡五試順天皆報罷嗣是絕意進取後貢成均亦不赴君爲學嚴儒釋之辨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遵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清獻公之書躬行以求心得爲世之無知妄作者未嘗著書先是叔沂無子諱言立嗣庚午沂病篤乃議以從弟之子秉純爲後族人覬家貲故撓其事君訟於官始得直率秉純拜於靈前而悉以田產契券歸焉性甘淡泊絕嬉戲與人交必忠告然務隱人過獨樂道人善以爲常丁丑後漳水數入魏

城城中民居盡毁君亦罔有定極而家益困然君能安貧甚至田宅見侵不較也時併魏縣入大名君先後爲大名邑令所器重不干以私故君雖不得位而樸學傳於生徒卓行稱於里黨庶幾乎孔子言行已有耻孝弟信果之謂士與其他懿美有不必書者亦有君之意所不欲言者故所載止此君以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三葬魏城南禮賢臺之西配同邑李氏國子生九經女子二人述其長也次邁述以庚辰副貢壬午與邁同舉於鄉揀選知縣女四人

堦則成安諸生陳郡磁州張珧成安國學生逯榭同邑劉孟集（後改名文樸）也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漳號衡漳其發滂湃決舊溢新為趙魏害丁年淫霖魏廢其縣河伯不仁奮及積善半歲七徙崩棱斷垣露冷采藕霜重衣禪天以艱阻顯其令名先生道大後彥學成蒔花種蔬高吟衡泌羲皇上人濠濮問意體受全歸卜吉期歷何以示後鑽石埋辭

先君教述讀書法（先儒人教法附）

一自述解語後即教之識字遇門聯扁額之屬必指示之或擕至藥肆即令識藥題務使分別四聲字義淺顯者即略爲詮釋識字稍多則令讀三字訓若神童詩隨讀隨爲講說以故述授書時已識之字多未識之字少亦頗略解其義不以誦讀爲苦即　先君有事或不暇授書述亦能擇取其淺顯者自讀之

一述五歲始授論語每一字必硃書平上去入字不使誤於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讀百徧以百錢置書左而遞傳

之右無論若干徧能成誦非足百徧不得止也既足則令少憩然後再授如前論語既畢繼以孟子小學每日不過一生書一溫書不令多讀恐心不專故也惟大學中庸乃先孺人於黃昏時口授述而成誦者大約亦在五六歲時也

一論孟既畢卽令述讀朱子小學以小學乃日用躬行之要而文義亦易解宜於初學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敢有蹉跌以有先人之言爲末故也

一南方人初讀論孟即合朱子集註讀之大學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則俟四書本文背成誦後再讀經一二種然後讀四書註而讀註時亦連本文合而讀之　先君教逖讀註皆不然經文雖已久熟仍令先讀五十徧然後經註合讀亦五十徧於溫註時亦然謂讀註當連經文固也讀經則不可以連註讀經文而連註讀之則經之文義爲註所間隔而章法不明脈絡次第多忽而不之覺故必令別讀也

一世俗讀朱註者多所删削有兩說者必删其一甚至某氏曰愚謂等字亦删之文氣往往不貫　先君教述讀註惟圈外註有與經旨未洽者不讀其餘皆讀不肯失其本來之面目也

一易自朱子始復古本之舊至明復用今本刻朱子本義坊間遂無復鬻古本者　先君乃遵古本手自抄錄俾述讀之

一先君課述兄弟讀書務令極熟毎舉前人書讀千徧其義

自見之語以易之十餘歲時每夕侍寢必令背誦舊所讀書若文旦醒後亦如是從行道中亦然非止欲玩其理亦兼以閑其心迹兄弟舉於鄉暇中猶時命之背誦有不記憶則呵叱之令補讀焉

一今人讀書惟重舉業自四書講章時文外他書悉所不問先君教述自解語後即教以日數官名之屬授書後即教以歷代傳國之次郡縣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於學問者無不耳提而面命之間講後則教以儒釋之所以分朱

陸之所以異凡諸衛道之書必詳爲之講說辨異巫覡不經之事皆爲指析其謬以故述自成童以來閱諸經史百家之書不至河漢而無極者先有以導其源故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從不令閱時下講章惟即本文朱註細爲剖析有疑義則取諸名家論辨之書別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陸稼書先生之大全困勉錄松陽講義尤所愛玩不屑爲述講授者

一先君教述爲舉業必令先自化治名家入手以泰安趙相

國所著制義綱目及所選文統類編爲金針使之文從字順章法井然合於聖人語氣然後使讀嘉隆以後之文每日作文只是發揮聖賢道理此外別無巧法於天崇諸家內有議論精卓切於世事者尤所深賞使逑熟讀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風氣敷衍墨調也

一先君教逑兄弟雖嚴然不禁其遊覽幼時不過旬月即攜之登城（城在宅後故También）覩城外水渺茫無際不覺心爲之曠外城上禮賢逕旭兩臺亦往往攜之登眺蓋恐其心滯而不靈

故也其後述每遇佳山水輒覺神識開朗詩文加進知幼
時得力於景物者多也
一述自能行後　先君多以自隨不使與羣兒戲　先孺人
亦然姻族兄弟有好戲弄鬬訾者必嚴禁述等不使與之
接雖至必疏遠之　先君嘗館於鄉以事他出　先孺人
召述等讀書於內室不使與館中諸童狎由是述等不在
父側則在　母側市井之言罕接於耳游蕩之行不經
於目故今年雖已老而自讀書外聲色戲玩之事猶茫然

無所解也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殤　先君痛之甚故述之生也鍾愛莫與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飲食居處無刻不繫於心有疾則顧復撫摩殊不自惜也然雖愛之而未嘗縱之惟愛之愈不肯縱之幼時兩餐皆爲之限非食時雖饑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餅餌從不爲買食之衣取足以禦寒不令華美有過輒督責之不少貸每語述異日若居官當以稼書陸先生爲法而述學行既無所成僅佁

一縣亦未克有所展布所爲承先志者止有考信錄一書所以命名爲述者如斯而已乎故備錄　先君所以教述之方以見述之不才有負於　先君之善教嘉慶己巳男述謹識時年七十七月初七日也

戊寅除夕　先君作詩示述詩云壯强都浪擲衰病此侵尋奮勵難追昔修持不懈今閑家情嗃嗃啟後意深深率教違嚴訓賢愚爾自斟時述年十九魏城第一次水後事也此稿偶存故附錄云

先孺人最慈愛子女述幼時在家中讀書常令之服手足之勞或讀於外塾歸家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氣滯身弱易病也北方晝長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歸　母卽按之床上令睡飯熟乃喚之起恐其飯後𥅆睡致停飲食也父母之愛子至矣哉述幼而羸弱見者皆以余爲不壽使非吾　父吾　母調護周備斷不能至三十以後猶記十四五歲時嘗得腹疾　先孺人百方爲之營救竟以漸愈而述自念生

平毫無報答之處竭力服勞以養口體遂足盡人子之責乎嗟乎今生已矣清夜自思徒增悲感偶因今歲病中飲食起居多不自適不覺憶念及此遂附記於家學之後時余七十四歲也

先府君行述摘錄

讀書訓士大略已見自序及墓誌中今不再錄惟行述中軼事尚有一二當存者附錄於此

丁丑五月城歿於漳屋盡頹資用悉沉於水　先君徙家城

外數月未有寧居日惟以扁豆充饑霜降後猶單衣冬不能具爐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復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風雨三月知府事朱公煐命知縣事王公沛生延入書院訓士館粥始給辛巳七月水復沒城居村中月餘復入時水尚深數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礬凌水復至復居村中俟水盡退然後入時壬午秋七月也　先君既屢被水患數遷徙家益落至無隔宿糧而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縣事秦公學溥（時魏縣廢併入大名）破格優待之是秋述與弟邁復同舉於鄉然人間

以訟事涴　先君居間許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見　先君㡳而介如故後遂無復言者秦公以是尤重　先君數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間水三入城卒徙於禮賢臺之上者亦秦公力也

先君平居含忍退讓人數負　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與較鄉人以盛德目之然臨大事必力爭是非未嘗稍退縮狥人意屢以此致危困終不爲少改自奉甚儉雖疏糲無不飽力即有餘褻衣未嘗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涴止用布

素子婦有獻少逾常式即不免譴責然義所當費雖貧未嘗吝遇人有急輒傾囊助之少年時嘗謀刻　段垣公遺集節衣食買梨板數百方未果刻而沒於水每以此爲憾云

先君以名字皆取顯暴義惡其文之著故以闇名其齋

先孺人行述摘錄

先府君少多疾　孺人侍湯藥按摩常竟夜不寐家常苦貧　先君以授館爲生子女漸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持計算於米鹽瑣碎間得以不凍餒

母性勤愼好整潔作苦常無暇時雖高年有子婦服勞猶躬理家務拄杖行視日十餘次恐他人不如己之盡心也飲食務儉約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則竭力營辦無所惜人訝其備不敢謂其貧也述兄弟舉於鄉親族多期其仕者　母獨不願曰官不易爲吾望汝等讀書作正人而勤儉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祿養也

附記弟邁事

邁幼而穎慧十歲能文十二歲與述同補諸生名噪一郡

中性喜博覽一書未見如負芒刺於背聞有異書必求之
常歷十餘人輾相囑托得觀之然後已讀書目力甚捷頃
刻數葉過日覽十餘冊以爲常嘗與述同讀海賦述成誦
未及半弟已默之矣少年頗好詞賦擬上林七發等體繽
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尤愛爲小詞倣宋柳耆卿名其稿
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漸老多直抒所見潮湧瀾翻浩
浩汨汨不自知其所終極常好究考名人事蹟次其終始
辨其同異暇則玩弄書翰流連花樹以自娛樂庭中種花

褊隘地不復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遠遊爲恨

附記弟所著書

弟所撰有魏墟雜志四卷魏郡瑣談三卷已成二卷訥菴筆談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皆未成自訂其詩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詞曰夢窗囈語凡一卷其所訂集鄉先輩之文曰大名文存凡三册卒後余檢其遺稿復選訂其自所著文爲集一卷又爲續訂大名文存一册大名詩存三册一册每人皆有序二册無序蓋皆未成書者也此外復有尚

友堂說詩一卷魏郡叢譚金石遺文記畧雜記三種俱未成卷以上各書皆藏於家未刻其但有草稿而未抄録者尚多皆散亂無門類字亦難辨而余病目不能多覽尚未暇訂正也

少年遇合記略

余何以能著考信錄也　祖宗父母之所教養亦師長先達之所扶持而長育之者也余幼而家貧少長即被水患田廬悉沒性又拙於逢世然往往有先達諸公重其才而憐其遇導其前而恤其艱者以故衣食粗給聞見漸廣以至於今三十以後所遇漸多齟齬四十以來抑又甚焉鄉曲之豪排之厄之者常不乏人而有權勢者惟重財不復問及士幾於不能自存矣藉使少年時即如中年所遇當

不免於窮餓以死何有於書即幸而不死而奔走困阨之餘能餬其口足矣何暇讀書又何暇於著此書也余不才不能有所建白於世使天下後世指而目之曰某人知人某人知人而僅於有此書其何忍不溯其所由來乎書既成乃追記其少年遇合之略以附於考信錄之後云

朱龍坡先生諱煐字臨川雲南石屏人也以雍正甲辰進士選授直隸赤城縣知縣丁外艱服闋補懷安調任邱擢趙州直隸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旋改廣平府同知復擢大名府

知府公廉介寬厚薪米皆用價自市之從不以聲色加屬吏
然屬吏皆畏公不敢有大蹉跌以公無所染也顧獨不能逢
迎上官以是久不遷乾隆甲戌余年十五與弟邁同應童子
試至府公見而奇之命坐於大堂煖閣之側文既成召入內
署晚香堂後池上侍坐良久復命入內室見呂恭人各賜以
荷包銀錠一且命設食使予土琬具賓主之禮食畢已夜以
府堂燭籠送歸寓一時同試者皆以爲榮焉榜發以余爲冠
遂秋送與弟同入學明年春公召余讀書於晚香堂與諸子

同筆硯初延安慶張先生前讀訓之繼復延歸德李先生桓
李先生去朱公遂自教之由是余文日進得捷庚辰順天副
榜明年復延松江丁先生夏陛又明年朱公移永州士民攀
轅祖道者亘十餘里不絕余與弟送公至臨淸遂入京師鄉
試皆得舉於順天而公至永歲餘以與巡撫議事不合竟以
原官罷歸公所至以成就人材爲已任才儁者招之入署自
教之貧者恤其家使不至徙業在任邱時得人爲最多前提
督山東學政侍講學士李公中簡前兩淮鹽運使邊公廷掄

皆公門下士也公善政已詳於余所作公墓誌中茲不悉贅

公三子長士瑯次士琪乾隆庚寅舉人官儒學教諭皆能守家風無紈絝繁華之習次士琬與余尤相得云余家故貧薄產無幾自潰水入城後資用悉沉於水益貧困不可度公囑魏縣知縣王公沛生延　先君入義學訓士饘粥始給而余自入署後非但從公學舉業且得縱觀海內之書交遊天下之士以擴其耳目而開其知識向使余不遇公即不窮餓以死亦不過爲鄉人以終其身何由能著此書然則考信錄之

作由於公之玉成者不少也

附祭朱公文○嗚呼公德在民公名在世存順沒寧公復何計而逝所以泣涕沾巾悲公碩德懷公舊恩公於家庭事兄如父從子相依分甘共苦公於居官日方以直廿載不遷一言辭職自公之仕四十餘年身無厚奉家無餘錢尤務作人啟廸後學郁郁門牆爲科顯擢方逊成章公爲太守一試奇之弁名於首不階尺書羅之署內扶持吹噓飲食教誨八年終始兩夕風晨經傳馬帳雪立程門銜淳

爲災汩我田里廬舍蕩然年年七徙嗷嗷中澤孰恤余貧賴公之德八口以存公之南行送公汶水從此夢魂湘江滇海猶冀微官驅馳王事或能見公於滇之滋十有三載屢覊文場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歿不知日塟不知處萬里南天攀號無路緘辭六詔以寫哀思公靈在天尚其鑒之

士琬字松田朱公之召余讀書於晩香堂也與松田共筆硯松田天資聰慧與余甚相知愛余歸省或旬月未返松田輒憶余不置而余亦以不見松田常悒悒也松田之隨

侍至永也以道中題詠寫寄余余亦以入關道中所作報之乙酉余客京師復作憶舊遊詩寄之其後余久不會試遂與松田音信間濶朱公居官素廉解組後宦囊殊薄而諸公子生長官署中乍歸田里不能御貧以此業日凋松田嘗於元旦題一聯云爲清白吏子孫最難守分安貧還要鼓光前志氣思童稚時繁華已歇出耆入儉全憑用克已工夫余之在羅源也松田遠來視余留署中者數月因余宦況淸苦急思歸里留之不可臨別以詩二首贈余其

一云紫芝眉宇隔雲天夢裏相尋數十年萍聚海濱添我老榻懸官閤倚君憐鴻詞重叩邊部笥驥足聊舒祖逖鞭回首壯懷同一笑羈情宦況冷於泉其二云別經三十七年餘忽漫相逢嘆老夫竹徑快談當日事荷亭恰繪晚香圖桑榆景暮身同健風雨情深夢亦娛最恨離縣終未斷翻嗟此會不如無手跡如新屐聲已遠不知今生復能相見與否每一臨詠益增愴感

秦公諱學溥號耐圃山西鳳臺人以舉人爲大名知縣自乾

隆二十三年併魏縣入大名疆宇遼濶鞭長莫及吏胥恣於鄉豪强鬬於野而內黃盜藪與縣接境西南諸村尤苦之縣官莫之能制也公至始極力整頓重懲悍民四境肅然其馭吏胥尤嚴咸循循守法莫敢妄爲亦未有敢美衣鮮食者間有衣帛者上堂時必易布衣着之恐公嗔怒也遇有刼掠之案必爲詳辦移提多方掩捕不自顧其處分凡盜案州縣多抑勒事主以竊報上官恐不得賍致罹處分碍陞遷也余所知者有陳二水二兩案前後凡獲十有四人而公亦以處分故久不遷然盜風亦自此熄矣時

余年甫弱冠公封翁諱嶠闆人稱余才延余往見且囑公優恤之公待余厚甚時延之署內公長子朴與余締布衣交（俗謂之換帖）

余屢被水患數年無寧居公買室於禮賢臺畔俾余居之公之遷保定同知也余以詩送公行內有云我時弱冠喜文翰閉戶恥作陽橋魚伯樂一顧傾冀北羅之門下真吾徒又云文侯昔館段干木遺趾今在東南隅（禮賢臺在魏城東南隅俗傳魏文侯館段干木遺趾）誅茅作室俾我宅伯夷所築聊可娛皆紀實也後公擢易州知州真定府知府補順德府知府余皆嘗至署內旋

羅蘇松糧道以事罷官自公去大名大名風氣日變暨公南行以後益不可問吏胥豪强之橫尤過於公未至之前內黃盜風愈熾大名境內竟夜不斷火光馴至張標劫至近京之縣兩省會勦始能擒之民事且悉置之度外欲求有憐才好士如公者眞有天上人間之隔矣

朴字苞文與余交數恤余急且規余過古人忠告通財之義蓋兼有之余深感焉苞文慷慨自許期爲良吏初以舉人分發直隸署灤城縣事嚴馭吏胥有風厲名苞文猶以

未展其志為歎嘗寄余書內有云竭力辦理苦無實效古人云坐而言者起而行不能不深自愧也旣而以父在直隸為知府改補山東平原知縣內外嚴肅亦有政聲未幾以事忤巡撫意被劾罷官旋捐復為湖北漢川知縣復以事革職發遣伊犁壬子冬余候銓京師得遇苞文之從弟某知苞文謫限將滿可望　赦還因寄書問訊苞文後二年始得苞文覆書余方擬得缺後遲苞文至署剪燭話舊而苞文遽卒於伊犁余亦遠宦閩中每憶良朋不勝傷感

也

史公諱貽謨江南溧陽人大學士貽直之弟也以進士入翰林歷遷至司經局洗馬都中人稱爲史十太爺云壬午順天鄉試公分校闈中得易一房而余卷適入公房公見余文清眞甚愛好之適新滌硯易筆因工爲之圈點閱至論時第一場試四書文及論亦大賞識之欲擬以元閱卷面知爲北皿始大失望蓋故事十八房官以一人科目最久者爲領房領房中無可爲元者始於他房選取而余以庚辰副榜入闈故與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四省貢監同居北皿號中恐其非直隸人故不以擬元擬元必在貝號中也榜發之次日余至　午門謝
恩知卷出公房即於其地見公公問知爲余連曰可惜可惜此本擬元卷也公性耿直不喜附和流俗故宦不達癸未會試之前中翰長垣李君謂余弟曰此科房考絕無一關節者惟史公及李公宗文耳其餘諸公但能分半以薦佳文即爲賢矣公之見信於人如是其後余五入會闈未嘗得邀一薦無他房考中無公在也向使壬午一科公不得與房考之數

或余卷分入他房中式與否固未可知也余年四十以後始為考信錄而家計艱難碌碌苦無暇日幸有脫稿者亦無人為抄錄之自挨選得作吏閩中歸里後尚可謀數年之食始得陸續成稿傭人抄錄今且謀梓行矣然則余書之所由成公之功固不可沒也

附錄

上汪韓門先生書

去冬辱賜手書言於初歲南旋神沮志失者累日即欲遠達鄙忱館居鄉塾無爲郵者今夏復聞改期秋末幸際鄉試之辰敢泐寸函以聞左右逖幼癡鈍長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獨好參伍古今事跡辨其是非眞僞日積月聚似少有所見嘗欲著之於文顧自以爲年少識淺又方勞心於科舉衣食未暇爲也自戰國以來邪說並作皆託聖人之言以取信於

世亦有聖人之徒傳而失其眞者漢晉諸儒罔能辨識至唐宋時尊信日久益莫敢以爲非六經之文有與傳記異者必穿鑿遷就其說以附會之又好徵引他書以釋經義支離紆曲強使相通雖有一二有識之士論其舛謬顧其考證抉摘猶多未盡而世亦不盡然其說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述之所見雖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識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自先君見背後功名之念頓灰家貧多病益疏懶自度難以進取欲遂

一抒所見愧不能文乃於去歲取昌黎柳州廬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執筆之時故態輒見百不一似豈天之降才果殊耶將必久於其中然後可少得耶抑自有所由入而述未之知耶述爲文非欲貌爲古人但擇誠欲自抒所見如孔子所謂辭達者可矣然言固有能達有不能達有雖少而達有必多而後達有雖多而愈不達者蘇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於手者乎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煩而意畢達也述所居壤僻雖嘗出遊

亦罕所交接未嘗見有言及古文詞者倀倀然靡所就正故敢略陳愚昧惟先生鑒其誠而教之幸甚

贈陳履和序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自周之衰楊墨並起繼以秦火六經幾亡漢初始求遺書然以其求之切也傳而失實駁而不純者皆得託爲聖賢所作以與世市而莫能辨武宣以後經學益重學者藉此以取富貴又多增其師說旁采楊墨之言以亂聖人之旨猶幸其時諸家並立異同得失之故有可考

證及至後漢馬鄭起而諸家之傳漸微永嘉之亂其書遂盡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學者方崇王肅復僞造古書以攻康成以惑當世後生末學習熟耳目以爲聖人之旨固然六經於是大壞唐宋迭興諸儒林立始頗發明聖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闢佛老爲事至於前人訛誤紊雜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嘗不有待於後人之補苴者也余自束髮受書奉先人之教即專求信於經及長覺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觀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以探聖經之

原不惑於衆說顧家貧質鈍碌碌無讀書之暇即讀亦都不復記憶且多病遇勞則亟不能自竟其業嘗冀有一二同志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見學者多專攻舉業間有好古之士祗肆力於詩賦博覽竟不能有所過而余亦漸老矣乾隆壬子余游京師始得遇滇中陳介存履和於逆旅介存嗜學好古所爲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誤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顧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請師余者至於再四夫師所以求益余之與介存伯仲間耳何能益況師道不

易行自唐韓柳且難言之乃辭之者屢而介存意堅不可移

豈以世無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勵俗耶抑好學之心篤

而遂不暇深擇其人耶雖然余嘗聞之學以專而精知以少

而當不使百家之言雜於經而後經之旨可得不强求其所

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無所淆故說經欲其自

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必於從無所必於違

唯其道如乎經而已苟如是異日必將大有得焉於以正羣

言之淆亂而明六經之旨余將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復

何足爲芥蔕哉倘異日天假之緣使余得與介存聚處數載以余之所窺及其所未窺相與講明而切究之以償其平生之願以求萬一之有幾於道則余雖貧且病以老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余自三十以後頗有所窺測先達中賞鑒余者惟汪上湖先生五十以後頗有所論著後進中推轂余者惟陳介存履和不意今世乃有此二人也其亦異事也已故附錄二篇於此崔述識

考信附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考信附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洙泗考信錄題詞

攷据詳明推勘週至真必傳之書也

曹衛姬評字阿周大名人

聖人人知尊之經傳人知讀之讀之而不知考之尊之而不敢議之遂致聖人之真聖人之正混於附會僞托之辭者幾二千年矣夫聖如日月豈陰霾浮雲之所可得而損之者哉

但世人之目爲陰霾浮雲之所蔽而不得覩其皜皜之象究於日月何虧焉今吾催子貝卓識出雄辨博覽羣書互參考證發爲議論其意諄諄其言侃侃撥盡附會僞托之辭能使數千百年之蔽於陰霾浮雲之日月若忽浴咸池而初出也其洗濯聖德爲何如哉其維持聖道爲何如哉如余之鄙陋安能識此書又安敢評此書但既讀此書胸中自有此一段愚意不禁而爲之言耳非敢爲譽也

劉雲評 子從龍 魏人

讀補上古考信錄

辨論古史眞僞是非卽格物窮理之大端也昔孔子論觀人之法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蓋人之善惡自有實際苟隨衆附會而不察何異投之以食而以耳受之知其味者鮮矣雖衆好惡之不差亦必察之實見其可好實見其可惡方爲自己眞實學問觀史之法何獨不然孟子將堯舜禹湯文武所行之事及門人所稱齊東野人之語無不一一剖析眞僞辨別是非所以求義理之所安以解後世妄信之惑

程子稱其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此又得孟子所以爲辯論之原矣如孔子以後編古史者人旣非聖賢其眞僞是非豈能無待于辨者然學不博心不細識不超理不明不能辨也此書之辯論剖析無堅不破無疑不搜固可徵其學博心細識超理明矣至於筆力之精醒則又天才之過人者也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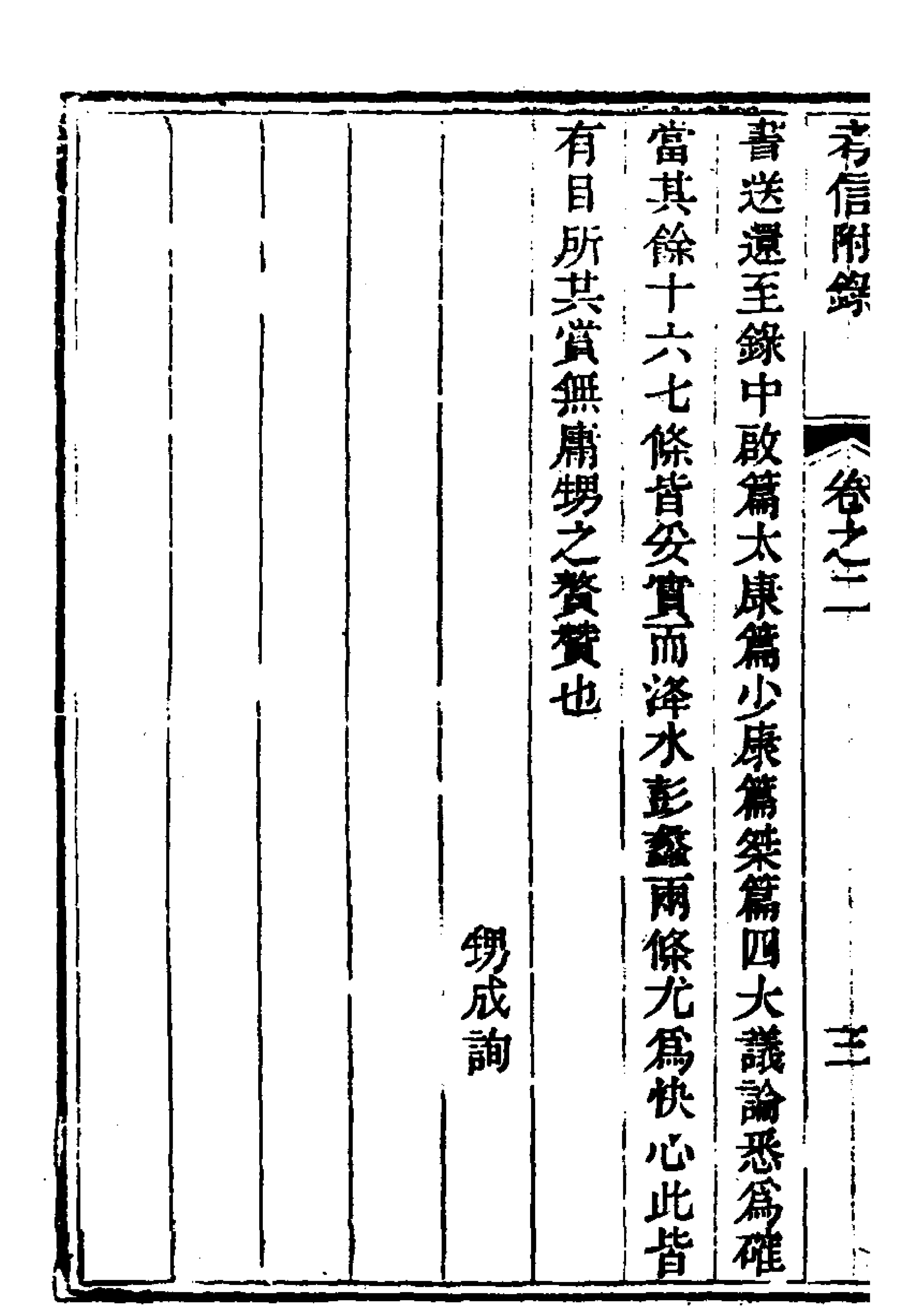
舅學問有餘而功名不足或者天將命以辨論古史乎陸稼書先生論孔子作春秋雖與變風詩人同是庶人之議而力

量大不同此書之前宋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不信傳聞而信理既以卓識標立於前矣然人皆作古文讀過不甚留心其識見故未能已後世編古史者之惑此書專重辨論逐一細剖是尚不足以絕後儒之惑乎 錫以為此書力量直大於歐陽永叔數等

錫成詢謹質

讀夏考信錄

夏考信錄今已讀畢錫獲益良多但愧無所發明耳今將原



書送還至錄中啟篇太康篇少康篇桀篇四大議論悉爲確當其餘十六七條皆妥實而洚水彭蠡兩條尤爲快心此皆有目所共賞無庸甥之贅贅也

甥成詢

送東壁先生歸大名

皇帝元年秋七月十三日先生初下車輶軒無人識好問察邇言能貧凛冰蘗民曰是矯情胥謂不知律豈知磊落懷稷契伊周匹敎學本父師心行判南北弱冠登賢書二崔名藉藉（先生與弟邁同舉於鄉並爲大名守朱龍坡先生器重）蕭條三十年屢廻公車轍垂老牢方隅小鮮聊一割從容摘發奸神明杳莫測穠桃紫陌春皓月清秋節豈不佳日多所安作無逸勞形案牘餘不改耽書癖齋廚淡泊供甘之若

椰蠻日坐廣益堂如閩民啾唧闔人繭足行不輕假辭
色　先生勤於政事折獄日數次無他容燕閒亦時在公
堂諮諏小民疾苦與民相見如家人父子然闔人
未有敢阻抑者誰讒言忤上官同列爲撟舌齮齕犯世
謂侯門深似海哉
嫌狗人意終不　先生不避權貴遇小民父母之猾吏始
事侃侃直談
股慄羅治十六里從此聲洋溢夫何借寇來攀留間道
出棠陰花再繁覩物心如結　先生於四年春奉檄署上
杭篆供張祖道自縣治
逵郊外梗塞不可行
先生乃從小西門出去冬心方爽忽奉
新綸紵主政入

內廷爲霖非補闕 先生以候選主事內陞去任 媿余椎魯賚會立程門雪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微言括治術 故事初下車即謁聖行香講書 先生命治講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以見志 經史踵訛謬塡膺久莫別正學襍異端聖賢事荒忽卓哉考信錄千古鴻濛闢五行三大典創論超前哲 先生著有補上古考信錄及唐虞夏商豐鎬洙泗諸考信錄五行論王政三大典等篇皆闡深蕭括數十年來愜心滿志之書 生平所著書足配孟篇七歌詩本緒餘優入杜韓室裒集署知非久不勞心血 先生行年五十即輟吟顏其集曰知非集 方今

玉燭調樽俎不可越六載竭焦勞寒泉遍蒼赤猶云下負
民上何補於
國功名付英豪山野藏迂拙 先生卸篆後自題聯句云向山野藏其迂拙把功名付與英豪 竊意
廟堂上求許歸銜泌歷覽古循良相繼登台弼茲當飄然
去士庶同悲咽别淚空盈盈歸心已勃勃臨岐敢請言
廷叩難爲力先生自不朽徒勞繪日月

受業門人黄文治具稿

初刻上古洙泗二錄正朔禘祀二考跋

吾師東壁先生直隸大名縣人壬午舉於鄉今爲福建羅源令乾隆五十七年履和拜先生於京邸固請得爲弟子先生授所著書數種旣歸復賜之序所以開示化誨甚至於今六年矣南北奔走未嘗不與是書偕也履和竊惟先生之書考古必確析理必精或獨申己見或更暢前說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因以所鈔補上古考信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六卷經傳禘祀通考一卷三正通考一卷付諸剞劂他著作

未及鈔者俟異日重刻焉先生教履和曰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唯其適如乎經而已嗚呼至矣讀先生書者亦即是以求之而已矣故此刻以序文殿履和少時聞鄉先輩大名守朱公試童子奇先生兄弟才館諸署一時二崔名籍甚又嘗見先生所爲太守公墓志憾不從先生遊越二十年而事先生事先生數月而別別六年而未能合幷回首在京師時敝車蹇驢宛轉風雪中從問經義何其樂也及瓜載酒竟未由復斯言鄉

履和送先生還大名詩有及瓜應載酒親造子雲居之句先生方宰閩而履和侍家君於豫章相距不二千里求先生之書並以覩先生之政或者會有期乎手是編益心向往之矣嘉慶二年丁巳夏四月甲申石屛門人陳履和謹跋於南昌寓館

又跋

是書刻既成使人呈於先生先生不許也答以三正薌祀兩考差可自信餘二種尚多應更定者近日胸中別有一部上古考信錄矣先生在羅源三年引疾乞歸大吏方重先生調

署上杭而先生歸與益濃惟欲以著書老戊午秋示履和以唐虞考信錄六卷三代經界通考一卷皆二十餘年不輕示人者且言三代考信錄當復貽吾介存唯與介存約毋復以吾未定書輕付梓人乃敢相寄耳先生之心視世之易足而求炫者爲何如甚矣履和之淺也嘉慶五年春正月丙辰履和謹識於廣豐署中

刻唐虞考信錄跋

嘉慶十三年夏五月履和侍家大人由贛州至南昌將還滇

念從此去先生日遠而舊藏唐虞考信錄未刻乃以七月付梓並使人詣大名以行告且求書八月哉生明得讀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洙泗考信餘錄四卷考信錄釋例二卷易卦圖說一卷重訂前刻正朔經界禘祀三考各一本其已成而未錄寄者豐鎬錄別錄雜著伏櫪寤言尚三十餘卷

先生自閩歸後三遷而居彰德府老年善病又未有子亟欲全刻所著書印贈文學交游之士蓋寓書京師與履和商此者屢矣而履和久不與禮部試未得見年來侍家大人於豐

谿章貢之間簿書束縛重以肺病足傷閉戶不出乃如婦人女子每病中夜坐北風起慨然遠念則取所刻諸錄讀之以當侍側計與先生別且十有六年矣先生日以北履和日以南設使今不求書則此十餘卷者又不知何日登堂而與其所未見之三十餘卷親受之也書至家大人行有日不及刻乃取考信錄自序一首繫之唐虞錄後俾讀者知先生生平著書原委如此於戲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凡書之成而未見見而未刻者其敢不盡心焉署

中祿祿少暇故三錢先生書皆在南昌閒居之日自今以往則又不患無暇而患無力矣有志者事竟成況諸書顯晦頗關經史大綱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非師弟子一二人之私也終勉之而已謹識諸唐虞錄後以自策焉中秋節受業門人陳履和書於南昌豫章樓西館中

附陳履和刻書始末

余爲考信錄罕有人過而問焉者獨滇南陳履和見之即執弟子禮既爲刻上古唐虞洙泗錄於江西矣復謀盡取而刻之亦賢矣哉故附載其始末於此

客京師時致書

滇後學陳履和頓首頓首東壁先生函丈旬月以來捧讀大著辨古書之眞僞折羣言之是非期於尊經明道無所淆亂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謂敵愾禦侮之師雖以和之下愚亦使

之昭然發蒙略辨黑白生平謁見所及一人而已和少承庭訓稍知向學然至今行年三十有二矣於經傳文義曾無漏隙之明無論不知道也私心抱憾約有數端質下不能強記家貧奔走伏案無時而濵居僻遠求書頗不容易見聞寡少知識譾陋誠二十年來所抱恨於心者也然猶有甚於此者獨學無友古人所戒而師者於朋友一倫爲最尊故不能自得師則不可以爲學口耳佔畢之教習其讀不足以明理施諸行事不足以修身非所謂師與學也家居無所交接閭取

古人文讀之於本朝諸家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兩先生蓋觀其文知其爲篤行君子而不得與之同時同時者閻山左寶東臯先生鄉前輩錢南園先生文章行誼心向往之而又不得與之一面嗟乎有疑而莫與析也有惑而莫與解也若冥行而無燭焉耳矣天誘其衷俾識先生於今日是望溪榕村同時而東臯南園面對也豈不幸哉昨晚朱君笏山爲和先容以致甘心北面之意而先生見辭過堅益深惶懼豈先生棄下愚而以爲不可教耶抑和之誠有未至而姑欲使之

少安勿躁而深自省也和聞君子之教人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先生秉和不教是此生終已不得與於學問之事也此則生平所抱憾而兹復繼之以悲者也三月齊宿謹以書獻唯先生察其意而受之和將卜日進謁以釋二十年不自得師之恨履和頓首

送別詩四首

送別客中賀先生夫始悲那能終北學竟得挽前綴離合關吾道風霜滿大逵自憐相見晚廿載失攀追

滇雲歸未得留此竟天心要使風塵客得聞金玉音黃鍾朋

大夢白日散窮陰不奉先生教安知迷誤深

一旦爲師弟平生積恨消任人驚雪日從此樂簞瓢往事懷

三古斯文掃六朝侯芭方問字愁聽馬蕭蕭

太息金臺路頻回長者車何人能顧馬使我慶連茹貧賤信

知己窮愁合著書及瓜應載酒親造子雲居

滇屏受業陳履和未定稿

自南昌寄羅源書摘略

茲先生書四種俱已刻竣謹先印數十部寄呈先生之書不待序而傳而非其人亦不可序故不敢妄求人序履和謹附數語於後以識得師之幸及刻書年月而已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書中恐尚有誤並祈示知履和質劣心亂不能讀先生之書竊欲使天下能讀之士皆得受而讀之伏祈將全集寄賜俾得次第付梓不勝大幸

又

去歲差旋得讀老夫子大人先後來書諄諄　以刻書爲過舉

仰見處懷謙德非末學後生所能窺見惘然自失者久之既又念先生之書即果有一二條未定處而使海內承學之士相與考訂而商論之未始非先生之所願也版成印四百部計寄閩及為人乞去者幾二百部矣洙泗考信錄今所更定者義例更為精嚴他日復將定本重刻自無不可唐虞三代考信之篇經界考及各種文集恨不能負笈入閩手錄以歸尚望先生憐而示之

自廣豐寄上杭書摘略

先生所著諸書不欲遽出問世是以唐虞考信錄經界通考未敢續刻第思先生之書先生亦不宜終以自私而校字之責實受業者所不得辭今先生既有歸志履和亦擬於一二年中奉親南還不於此時盡求先生之書從此南北濶絕受業愈不易矣伏祈吾師出全書令人別錄副本俟到豐時盡以見賜將使同志之士共得受而讀之非獨履和一人之幸也

自廣豐寄羅源書摘略

伏念吾師窮年著作非徒一人一時之私論而庭前尚未有讀其書者古人師弟視猶父子卒業校字責有攸歸敢求全集而藏之爲吾師存此書爲天下後世人存此書此履和區區之私而不敢不再請於吾師者也

自南昌寄彭德書

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謹禀先生大人閣下履和得侍先生十七年矣履和不得侍先生亦十七年矣十七年中無日不思踵謁師門以償夙願而今恐不可遂得矣伏想先生北歸

以後所著諸錄及古今體詩文當已次第定有全書郎師母
大人詩文似亦宜附先生卷帙以傳自憾不得朝夕左右服
校對之役爲可惜也履和自七年三月隨家大人采銅赴滇
十年二月家大人復任廣豐私計一年後喘息稍定郎當稟
之大人負笈北行受經魏里以歸然後侍奉嚴君退休家園
成算在胸謂操左券乃是年五月履和下堂傷足不下床者
踰月不出戸者數月扶杖行者又數月一年之久蹣跚學步
今雖愈十之六七而右股終不得力已矣負親負師長爲無

用之身矣去年二月大人奉調贑縣事繁費大乃於五月告病而大吏不許十二月再具文求退始於今年二月朔卸事五月交代畢晉省大人之復來江也家眷俱未從故今日治裝尚易履和歸後即將家務付弟輩經理田租百石僅足食米須就邑中假館以助薪蔬從此侍奉老親甘爲鄉人以不材終矣回首見先生時年壯氣銳豈料今日病廢至此夫不可知者數耳功名事業誠有非人所能自爲者至於讀書行已豈得復歸之時命齒長而學不加進且日損焉履和所以

惄焉自疚而又傷心於離索廓落不得長侍先生者也雖然履和不得長侍先生以親故也每讀先生書又未嘗不如在左右先生經界考十年二月照羅源板重刻於南昌洙泗錄亦照改訂處修好今以六月刻唐虞考信錄七月可以蕆事誠能得先生生平著作之全刻而傳之天下後世俾承學之士有所取信而先生四十五年窮經論古之苦心亦永永垂諸無窮是則先生之志而履和雖病亦不敢不以自任者謹遣人詣先生求書祈將唐虞以後三代考信諸錄及古今體

詩文全集寄賜或有副本則賜副本或無副本則請賜原本俟抄錄後仍將原本寄呈師母大人詩文亦乞付與可否附刻不敢自定履和受書之日即當束裝侍親行矣竊念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自今以往倘二親精神日强一日履和足傷肺病日愈一日二三年中積累修脯之餘刻先生書竣親賫一帙以見先生先生鬚髯如昔矍鑠有加且聞弟子至而欣然也此願償否唯有日焚一瓣香祈天而已臨禀悵結不盡欲陳六月十一日南昌孫章樓

內路南寓齋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拜書

附帶去書目

段垣詩粹二本

新刊正朔考二本係彰德所改刻

經界考二本

禘祀考一本內抽換兩頁

考信錄釋例一本

夏考信錄稿二本

商考信錄稿二本

洙泗考信餘錄稿四本

易卦圖說一本

二餘集一本

此書不記何時寄去以前後往來書札核計之似嘗

在此時故附之於此

自南昌寄彭德書略

退休以來所著書從容訂定不朽之業又別有在受書時屢

和方將爲贛州之行未暇付梓幸唐虞錄已刻成謹取自序一首附其後復謹識數語於卷末印請先生閱之至於履和未見諸書尤望早寫副本全寄傳薪無盡履和有志望吾師顯而許之及早爲之明年春闈後石屏南還之友必過彰德已致書都中託將來行者謁吾師而求書乞封固授之內用油紙外加油布密縫庶可無虞也家大人因會簒鄰邑之案忽須逗遛此時案已定局開印後可以請咨經年閒住貲斧日空到家何以自食履和現託京友改就教職非甘自閒散

艮以州縣之局知難而退親老家貧兼多疾病計不得不出於此功名富貴百念灰冷唯有登先生之堂刻先生之書此志畢生以之一旦獲遂則履和此生可以無憾遲速要自有時耳

自貴州道寄彰德兩書略

戊辰秋獲讀吾師寄示各書巳巳春曾具稟請安並呈唐虞錄刻本不審得達左右否兩年以來家大人因會詳鄰案及買銅核減積留江省去冬始得請咨今以三月三日行抵黔

省訃四月初可抵石屏家大人精神加健途次平安足慰師懷履和肺病足傷亦似漸減從此舌耕養親功名之念都已淡然惟有省師一事義不可緩勢不宜遲然早遲殊難預定躊躇四顧未嘗不中夜起坐徬徨太息也

此履和由江西歸滇過貴州時所寄書也貴筑途中寄一信坡貢又寄一信兩書略同故不復載

自雲南寄彰德書略 庚午十一月

履和三月中於貴州途次曾具兩函請安四月抵家得盧孝

廉寄來書並洙泗餘錄刻本又於松田朱三叔處得五行辨
救荒策各一本雜文稿二本捧讀如侍几席履和二十年來
簿書累之疾病苦之於吾師之學絲毫不能盡心計唯收藏
諸書傳之其人或可稍盡弟子之職然夏商二錄雖得稿本
不識後來有無改定至於豐鎬二錄尚未見也詩古文集在
先生固屬餘事而生平蹤跡往來師友淵源即此可以考見
似亦未可令其散失此事和不敢不任而又恐不能勝任則
私心抱恨無窮自惟肺病久成足傷亦甚自四月抵家至今

未嘗獨步出城過尊長勉強跪拜扶而後起昔年壯志如死灰矣尚思遠赴禮闈者欲借此爲省師受書計耳今亦不克如願念此後遠遊之事愈難而受書之期愈遠不覺當食而起廢寢而坐也和選期已近前曾託京中友人代爲改教未果今復欲託人爲之緣家父歸裝衣物圖書外別無長物不得不更謀祿養今歲石屛孝廉北上者丁君運泰許君應藻胡君霖蒼均可託之寄書乞將師門一切近況詳悉示知凡鄴中已刻各書及周考信錄詩古文稿均乞交諸君寄賜嗚

呼履和書唐虞錄後云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和抱此心和何日盡此職哉臨書惘惘不罄欲言

癸酉十二月自雲南寄彰德書

辛未冬石屏公車諸君同蒙老夫子賜書並寄示三代考信錄各書均得捧讀壬申春履和因告敎未果奉文截取家貧親老不能不出至今年五月遂請咨赴選一則爲升斗計一則欲借此省師乃行至蜀中風聞故鄉疫作心動奔歸到家

兩日家大人卒中風痰頃刻長逝嗚呼鮮民之生無父何怙
而今而後履和長爲無父之人矣履和肺病廿年足傷九載
憂虞疾疢未老先衰今復慘遭大故殆無復生理然亦不敢
不偷生苟活者事親之事未終事師之事亦未終也雖然吾
師老矣履和亦復衰病吾師未竟之業付與何人履和未了
之志酬於何日言念及此能不倍增傷痛乎今乘同鄉孝廉
公車之便謹將先考平生大略錄呈老夫子大人倘蒙賜之
文字或志銘或墓表俾不孝子得刻一片石於墓門則先考

不啻復生履和亦庶幾可以不死吾師著作履和未得見者十五種乞全賜之或抄寫一時難終則請將考信附錄五服考國風蠡測古文尚書辨僞讀經餘論先發凡吾夫子之書履和能刻則刻之不能則守之有賢子弟良友朋則共傳之言不盡意臨風嗚咽

附帶去書目

考信錄總目一本　　考信附錄二本未全

豐鎬別錄周政盛衰通考一篇

五服異同彙考三本　尚書辨僞上卷

讀風偶識摘帶二本　郎國風蠡測　讀經餘論一本

附邊印金詩

受業邊印金謹再拜上書老師大人函席敬稟者印將叩別北歸特此荒具寸函略陳微悃竊謂自世趨科目一途遂致古學日湮古道日泯古風月息而古詩古文日就廢士生斯世必欲求一講古學行古道存古風獨爲古詩古文而岸然自成爲古君子者而師之行見尋之天下而終不一遇也雖

然人特患好古之心不至耳安得謂相需殷而相遇終疏也哉印生二十有五年矣雖好窺覽古籍每病善忘絕無所得二十餘年盡成虛度常欲得一如古大儒者北面事之久之無所遇到彰後見小市有鬻故書者或理學格言或才人著作輒謀買以歸如得拱璧熟閱之不忍釋手天下賞心快事孰有加於此者乎顧當時之所習聞者不日玩講章則曰讀墨卷彼蓋功名富貴之念熱於中謂不如是不能取之易而得之捷也人生世上不過藉此為科第之階梯已耳何自苦

爲哉於是將一切經世致用之書束之高閣相戒勿窺其有偶犯者徒且見責於師子弟復見責於父兄矣其一生之事業尙可問哉印自謂吾師於鄒城拜於門下見其同乎古不宜乎今合乎道而違乎俗不禁始而訝繼而疑終而恍然於天之愛道不令大儒絕跡宇內致聖道之失傳殆生是人焉而險寄之乎是以吾師本所學而達於政未盡所長退而就刪述之業於帝王大經大法聖賢軼事名言考證詳明辨別精當令僞者不得以亂眞而非者不誤以爲是其功在後世

者又近世諸儒之所未逮也平湖陸子安得不幸纔起有人
爲慮左以待之哉 印 之不肖亦竟得附於門下然則昔日之
把卷沉吟者今竟得覿面相質於几席間也昔日之望古遙
集恨不同時者今竟得瞻其丰采而親其謦欬也惜乎 印 凝
鈍無知不能領略以舉業之牽不獲晨夕侍側常承雅訓得
以稍窺萬一今又不久即別天各一方嗟乎豈吾師弟之緣
遽止於此乎抑人生之離合亦有定數而不可強耶輿言及
此惟有仰天長嘆令人輒喚奈何耳謹將所受數卷藏於篋

苟俟他年邀天之幸叨列科名得以進步定赴大名取先生所未刻出者付之剞劂並附印名於下藉以俱傳其榮多矣豈讓陳子介存專美於前耶印於吾師所著書即不能有所發明而能令後世知苦心孤詣之所在既稍釋前此之恨亦聊盡弟子之心亦可無憾要之印愛慕之誠結於中已非一日祇因俗學牽絆致從學之夙志未伸前歲曾抑鬱成疾不食而飽今將別矣夫復何言惟自勉爲讀書正人不至有負師訓印之微志也此時尚未定行期乞吾師將生平得力要

言訓示數行俾印明持身涉世之道與讀書用功之法佩之終身不敢有違此尤印所切禱者也臨別之際百感茫茫暢所欲言尚多未盡語無倫次大略特陳惟吾師曲諒其心鑒其誠終惠教之則幸甚

受業門人邊印金謹稟未定稿

考信附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